



童話轉型 公主不再被拯救

2014-09-28 記者 陳怡均 文



由父母在夜燈下輕柔唸誦的床邊故事，為許多孩童構築出對世界最早的認知。那些童話故事的內容也許天馬行空，但在大多數時候，卻不僅是哄騙孩子入眠的無稽之談。以公主、王子等角色演繹的情節，其實隱含了來自成人世界對孩童的期盼與約束，用各種形式依託在故事中。而這些特定價值觀透過遠古時期的口述、近代的圖書與動畫電影等媒材，橫互時空影響著每一代孩童。

而今，隨著大眾價值觀的改變，童話的內容也隨之革新。由迪士尼（Disney）、夢工廠（DreamWorks）等團隊原創的兒童取向電影，如【勇敢傳說（Brave）】、【史瑞克（Shrek）】等，在劇情安排方面都有許多突破。而女性角色更由以往一貫的溫柔、靜待救贖等陰性特質中跳脫，擁有了自身的獨特風貌。



【勇敢傳說】中，一頭蓬鬆紅髮、擅長射箭的公主梅莉達（Merida），呈現出動畫公司在女主角設定部分的創新巧思。（圖片來源／勇敢傳說—迪士尼中國官方網站）

童話公主的迷失

民間童話中較廣為人知的，包含由格林兄弟整理的〈白雪公主〉、〈睡美人〉及〈灰姑娘〉等篇目。這些至少已流傳兩百年的故事中，更不乏以女性為主角的題材。傳統故事情節裡，遭受迫害的白雪公主及睡美人皆因王子的一吻而得救，進而從此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」，灰姑娘則是藉由參加舞會獲取王子的愛慕，麻雀變鳳凰般脫離了原來的家庭。

從這些橋段中不難發現，無論出身為何，女主角們在王子出現以前，往往沒有權力決定自身的命運。順應與等待，是這些公主們在故事中僅存的使命。身為被拯救的客體，她們的自我意識及個人特質，除了美麗、出眾這類空泛的形容詞外，刻意地被視為無關緊要而省略不提，終成一個形象蒼白的空殼。失去了性格描寫，白雪公主與睡美人其實並無二致，她們的特殊性與存在價值在故事脈絡中，將永遠地喪失。

乖女孩有糖吃 女性的壓抑

古老的童話情節中，為何加害人多為邪惡女巫、壞皇后，而非刻薄的繼父或昏君呢？乍看之下，以女反派作為掌握權柄與法力者的描寫，是對女性地位的肯定，然而，這樣的負面安排實則是再次強化了父權社會的意識形態。

當掌權女性自主、積極的形象被醜化，那些作風強勢的繼母與女巫最終幾乎都得到了「應有的制裁」。相對的，乖乖做家事的灰姑娘、在高塔裡沉睡不醒的公主奧蘿拉，卻因為遵從命運等待男性救援，而得到父權框架一體兩面的束縛與保護，進而獲得永遠幸福快樂的「獎賞」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

掌權女子被塑造成自食惡果的罪人，用來彰顯當時父權的不容挑戰。

(圖片來源/DisneyParks Blog)

「守規矩的公主有糖吃。」當兒童們，尤其小女孩，讀到這些環節時，便在不自覺中接收了消極服從的指示，而較容易接受父權社會的教化及宰制。同時這些歷史久遠的童話內容，也藉此達到了創作當時的政治正確。然而套用在性別平權的今日，這些帶有男性沙文主義成分的情節已然落伍。於是，與時俱進的童話故事也就隨之誕生。

愛情不再是唯一選項

由迪士尼製作的動畫片，在童話原創與翻拍方面都做過許多嘗試。其中以小女生族群為主要目標發行的「迪士尼公主系列」，擁有歷久不衰的高人氣。從第一部動畫長片【白雪公主】開始，愛情在典型迪士尼公主電影中一直是個重要的課題。甚至，許多情節的推動都得仰仗它：小美人魚對陸地的深切渴望，來自於對人類的戀慕；貝兒與野獸不計外貌差異的真愛，則是破除魔咒的唯一正解。

然而隨著時間推進，一九九五年的【風中奇緣】雖然也擁有愛情主線，但較多篇幅則是透過印第安公主寶嘉康蒂，帶領觀眾看見她深愛的土地如何面臨殖民者的衝擊。少見地，這位迪士尼公主被設計者賦予了保護心愛事物的勇氣。寶嘉康蒂盡力弭平種族間的紛爭，當來自英國的愛人莊邁斯被俘而來至寶嘉康蒂父親的面前時，她更敢於以肉身擋在至親與摯愛間，使他們明白唯有愛與包容能化解種族間的隔閡。片末，載送著莊邁斯的船隻即將啟程，寶嘉康蒂不隨愛人渡海，飲淚選擇留守故土，並在一個山崖上眺望船隻離開的身影，獨力承受著自身決定所帶來的心痛，只因這是由她自己選擇的道路。在此處，女性作為捍衛者的獨立形象，為女權意識在童話電影中的呈現寫下里程碑。



寶嘉康蒂目送船隻離去的背影，傳達堅毅的形象。(圖片來源/IMDb-Pocahontas)

改編中國民間故事的動畫【花木蘭】於一九九七年上映，又為觀眾拋出一道愛情以外的新課題：追尋自我。女主角木蘭在電影開頭應家人要求前去相親，曾用墨水在手上寫出婦女三從四德的教條。不願被婚姻束縛的木蘭，藉著這些字句時刻提醒自己表現「得體」，努力將真實的自我湮埋在脂粉與禮教後頭。也正是這份壓抑，迫使木蘭在徵兵令到來時，為了盡孝與證明自己，毅然走上代父從軍的艱險旅途。

其後，幾部迪士尼公主電影【魔髮奇緣】、【勇敢傳說】、【冰雪奇緣】的主軸，也紛紛轉移到突破自己、達成理想等核心概念。其中，【勇敢傳說】更捨棄愛情成分，以少女公主梅莉達與母親間的誤會、體諒與成長為劇情主線；而【冰雪奇緣】則以姊妹扶持的親情打動觀眾，相較之下，基礎薄弱的愛情支線在片中就顯得可有可無。在古典童話中曾經被視作主菜的戀愛戲碼，對這些「新公主」們而言，已轉變為僅僅是在追求自我的過程中，一個餐後甜點般的小驚喜。只因在她們的生命中，已有了更亟欲達成的目標與夢想。

童話 見證女權發展之路

撰寫〈睡美人〉等故事雛形的法國文學家夏爾·佩羅（Charles Perrault），其作品真實反映出十七世紀的社會現實。佩羅透過〈藍鬍子〉，揭露當時女性受到封建社會迫害的不公不義。其後，關於佩羅童話的著名改寫，則來自二十世紀英國女性主義作家安潔拉·卡特（Angela Carter）。卡特運用辛辣的筆調，將傳統故事改寫為帶有「女性霸權」色彩的版本。強勢的女子、被征服的男性，在她筆下呈現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觀。

卡特以諷刺的手法虛構出女性霸權，旨在提醒人們正視父權體制的不合理處。然而，女權意識的核心價值，並不在於推翻男性，而是在提倡性別之間那本來就不該存在的衝突，無論哪一方占有優勢，造成的結果都會是一個價值扭曲的社會體制。

隨著近代性別平等觀念的推廣與落實，在二十世紀末至今的童話裡，我們可依稀看見一條不在性別上偏頗的折衷之路，正在慢慢生成。儘管關於外貌的物化、性別刻板印象造成的阻礙以及更多不公，在朝夕間還未能完全消弭。但在那些反映出社會樣貌的現代童話裡，女權意識的體現，將不再被忽視。



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活出自我「不留白」，小麥膚色的宣言。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
資深配音員蔣篤慧，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的酸甜苦辣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